

The Strangers in Beijing

新写实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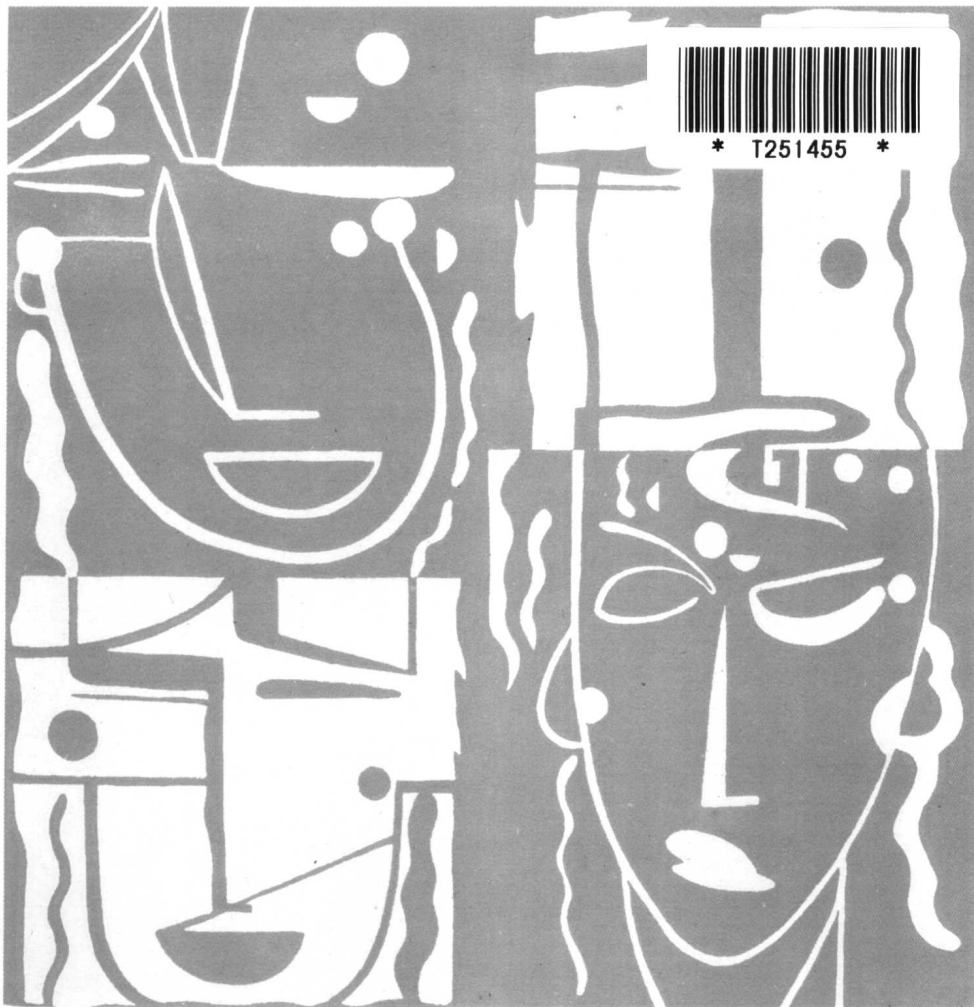
混在北京

黑马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T251455 *



黑马 ● 著

混在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混在北京/黑马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ISBN 7-5004-2764-6

I. 混… II. 黑…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611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北京市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8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8000 册

责任编辑:郭沂纹 技术编辑:张汉林
封面设计:李颖明 责任校对:林福国

定价:18.00 元

代序

热闹的黑马《混在北京》

冯亦代

黑马送我一本他写的《混在北京》，乍一看题目，以为是本痞子文学，但一开卷，方知端的。这是本写芸芸众生中小知识分子群像的小说，笔触寓庄于谐，在嬉笑怒骂中道出了小知识分子为了在社会上争得一席地的辛酸。我读过的小说，自《儒林外史》以下一直到《围城》，写了封建时期和半封建半殖民地中知识分子的可怜相与苦恼相；对于大小知识分子的剪影，写个别的有，写几个也有，但写小知识分子成堆的却不多见，《混在北京》就填补了这个空白。

《混在北京》有它独特的取材角度：自建国以来，北京成了一块宝地，不论哪一等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靠卖苦力吃饭的，都一火车一火车地向北京进发。对于一些知识分子而言，每年投考大学或研究生，便有不少知识分子向北京进军。从好的观点出发，北京是个中外文化汇集的地方，几所大学也是响当当四海闻名的，一旦考试录取，便有了进身

2 混在北京

之阶，一如封建时期，为了仕途有望，如果取了个进士，便可成为翰林，留京补缺；虽然做京官清苦，但翰林头衔便是荣身的保证。如今没有科举，惟一途径，便是投考大学，一毕业不但可以永远挤进上国衣冠的圈子，即使不能荣宗耀祖，好在北京的干部是中央级或准中央级的，说出来也光彩熠熠。于是全国各地上至通都大邑，下到穷乡僻壤，形成一支大军，齐奔北京来了。有处投靠的，当然不在话下，无依无靠的只要能进入一个中央机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就可以做北京人的黄粱好梦了。这是开始，你一个人到了北京，你要成家立业，如果你有幸成为现代陈世美，当然是吉人天相；否则就进入为找伯乐大战，求职衔大战，求居室大战。黑马的笔锋所到之处，便是写了这一连串争斗中，竞求达到一己目的之众生相。他用的语言幽默俏皮、尖酸刻薄、入木三分，值得玩味。

黑马抓了个好题目，而且以平日的闻见感受串成一个知识分子生死斗争的故事。这里面写了男男女女为求在北京有一个立足点的相互扑击，也写了他们为能恋栈于这一块铁饭碗的可怜处境，背景则是一家中央级出版社臭水横流的宿舍筒子楼。选中这个场景是有意义的，道出这一宿舍楼流出了臭水，也象征了这群小知识分子的臭气熏天。那些可以左右这批小知识分子命运的，并不住在筒子楼里，他们早已凭了当年的年轻有为，成了领导这批群氓的人物了。即使较后投入革命怀抱的人，进了城，也论功行赏各得其所。住在筒子楼里的，只是那些出身不一而目的相同的“淘金人”。有了这个背景，筒子楼便成了一块战场，合纵连横，媚上压下，各显神通，各有千秋，运用了他们的浑身解数，要在这

一汪臭水里，淘出金娃娃的浮世绘。

以市场机制来改革社会主义的“大锅饭”，是一场斗争，也是另一次社会主义的革命，触动了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生存在“大锅饭”里的人。这个斗争是严酷的，惯于吃“大锅饭”的人，必须进行一次翻肠倒肚的折腾，否则，各种悲喜剧就都上了舞台亮相。通过这个舞台及上演的各色人等的不同戏剧，黑马就忠实地记录下这些不同的故事。

黑马忠实于他的观察，记录了各个小知识分子穷形极相，塑造了一批人物；故事令人信服。除了那些貌似正经、心怀叵测的角色外，就是那批小知识分子。从筒子楼的污水向低处流写起，其中不同的角色，演出了不同的故事，有诗歌新星加歌星浙义理，天下第一俗女人滕柏菊，小有名气的翻译家胡义夫妇，为了争夺家属进京名额的文学硕士沙新和主任助理冒守财，以自己的女人身份作交易的单丽丽，为同乡两肋插刀抢占床位的门晓刚……诸色人等，通过不同的途径，演出了一出闹剧，勾画了这全国首善之区北京的新世相。这是幅荒诞不经的图画，却又是惊人的暴露，但是最后功成名就的，却是被相互挤兑不得不离开京城的沙新，吃了败仗，回归故里，却英雄有用武之地，因而发了。还有牺牲色相，嫁了洋人又不忘旧相好的季秀珍也发了。而那些不靠自己努力专吃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人，如浙义理之流到最后显了原形，要挟一些颀硕的“土包子”走上了升官晋爵的捷径。

黑马惟恐有人对号入座，特别在书底附了告诫，说“本书中人名物名纯属虚构，如与现实中人物名称重合，则纯属偶然，切勿对号入座”云云。这样便不会被人控告侵犯名誉

4 混在北京

权了。这几年，这个侵犯名誉权，也成为整治人的一种手段，以之出名，以之报复，令人胆寒。如果黑马忘了这一点，小说的故事，也许更为璀璨夺目。最妙的是黑马引用了《圣经路加福音》中的话，作为代题记：“父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意味深长。

作者对于语言的运用十分熟练，似乎只是信手拈来的词句，却满藏着作者的机智与苦涩。书中的人物虽系虚构，却的确隐藏在北京的忙忙碌碌的人流之中，也许你我身上，都有他们的影子。读了书中文字，有时令人皱眉，有时使人莞尔。无法找到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又无处不在，这便是这本小说的成功之处。我欣赏这本篇幅不大的小说，但须读后细细思量，方知其妙。

改定于七重天

1994. 1. 10

（黑马在此特别感谢冯亦代先生恩准将这篇书评收入本书。本人弱冠之年就得到冯先生扶掖，得其沾溉，甚幸。）



目 录

代序 热闹的黑马《混在北京》 / 冯亦代 1

第一章 水往低处流 1

长安街一街的体面风光,这里则是半胡同的嘈杂喧闹。如果说长安街是一条宽广流缓的大河,这里就是一孔狭窄湍急的下水道;长安街是一场华彩歌剧,这里就是一出世俗的京韵大鼓。这二者仅一楼之隔。

第二章 人生代代无穷已 27

“在国外就这种感受。一张黄脸皮,张口中国话,你想不爱国都不行。想爱美国,人家得让你爱呀。”

第三章 诗人与歌女 75

两人一同沐浴。义理第一次住这种八十美元一

RAB 56/62

宿的五星饭店，在那四面亮闪闪的镜中看到自己和一个小三十苦巴巴的歌女在蒙蒙气雾中的身影，顿时觉得是在看一场环形电影一样，梦一般的，好像那是别的两个人。

第四章 季秀珍与她的“同情兄”们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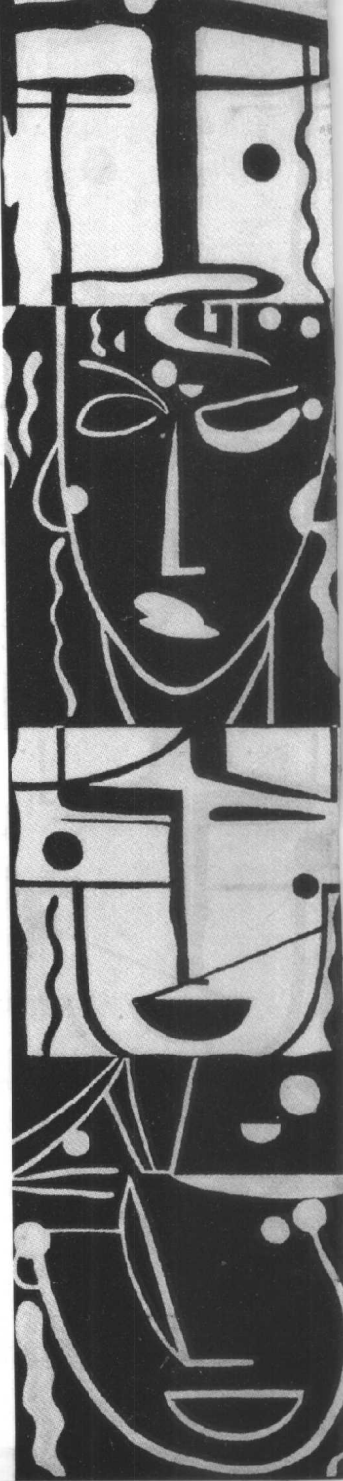
季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达到了男女云雨的巅峰，那一刻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在郑金的热量中化为乌有，然后又重新成形，这以后的她真正是脱胎换骨了似的。似乎她的身体就在那几分钟后长成了，她从此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

第五章 “古德猫宁”爱的奉献 143

自己发展好坏不去管它了，就算当个阶梯，为了下一代有个质变，能文文明明地在个开眼的地方成长就得了。那些留学生们在国外打工受苦招白眼，仍然坚持着死不回来，好些人其实根本不是为自己，就是为孩子，为能让孩子变成正儿八经的美国人而苦巴巴拽。人不就是这么一代一代接着茬儿跑接力才熬出来的么？

第六章 “六宫粉黛”土风流 179

等人们突然听到屋里的欢叫声，才发现这梁三虎竟是京城第一大快乐的单身汉。





第七章 天下第一俗女人

227

大菊子心宽，事事不往心里去，有点什么烦恼往厨房一钻，咋咋乎乎一侃一笑就烟飞云散。胖人都有这种解除烦恼的生理机制，越没心眼儿人就越长肉。

第八章 改革，分房，卷铺盖

281

这批人纷纷风起云涌地闹分房，明着吵，暗着托人情送礼物，全家老小搬着铺盖占据办公室，一时间奇人奇事层出不穷。最吓人的是老朱的老婆，第一榜名单上没老朱，她就提着“敌敌畏”瓶子闯入社长屋里，以死相逼。

第九章 人往高处走

317

那天沙新洗完澡对着镜子看到了一个陌生的自己：那开始下坠的眼袋，酒肉过度造成的膨胀的脸上粉嘟嘟地横滋着这个年龄男人不该长的嫩肉，似乎一指头按下去就会挤出一汪儿上等好白酒和肥油。

跋 北京筒子楼 / 黑马

327

第一章 ● 水往低处流



沙新家与厕所斜对面，水从厕所出来后不往正对面的小冒屋里流，也不往沙新家对面的厨房或更远处流，而是拐个弯，旗帜鲜明浩浩荡荡滚向沙新家。原来这看似平坦的楼板早已拧了个麻花，沙新家这间房成了“厕所泛区”，独受屎尿黄汤的恩泽。

“江青死嘞哎！江青自杀嘞！快来瞧哎，最新消息嘞！晚报，晚报，就二日(十)来份儿嘞。五毛，找您三毛。快买哎，江青出事儿了——”

卖报的小伙子扯着嗓子叫着，可买的人不多。人们在忙着买吃的。身边的小贩儿嗓门儿比他还高，低着头用小叉子拢着豆芽粗吼着：“豆芽儿，绿豆的，败火，贱卖嘞，两毛了！三毛二斤。收摊儿了啊。”

这是长安街边上的一条狭长马路，刚刚在这儿设了自由市场。刚出锅的吊炉火烧西红柿黄瓜茄子熟肉朝鲜泡菜鸡蛋花生仁儿嫩豆腐，叫卖声讨价还价声男女老少嚷成一片。长安街一街的体面风光，这里则是半胡同的嘈杂喧闹。如果说长安街是一条宽广流缓的大河，这里就是一孔狭窄湍急的下水道；长安街是一场华彩歌剧，这里就是一出世俗的京韵大鼓。这二者仅一楼之隔。

窄巴巴的胡同里人挤人疙疙瘩瘩蠕动着。人们看上去都很忙，东突西蹿，这边扒扒头那边吼一嗓子打问价钱，自行车你撞我我碰你乱成一团。可那种挑肥拣瘦的精明刁钻劲儿，

4 混在北京

又像是人人都挺闲在似的。

就在这时有一光膀子壮汉，“咣”一声把一个大筐往铁台子上一墩，“哗”地掀开蒙在筐上的白布大叫：“鸡头嘞，一块五一斤啊，刚从厂里拉来的。”这一声，立即招来“呼”的一群人。筐里血淋淋地堆着密实实的鸡头，连脖子都没有，全是齐根儿砍下来的，眼们还死不瞑目地圆睁着。立即有一满脸流汗的胖女人挤上前来，张口就要五斤，大票子一扔，拎着血红的鸡头们一扭身叫着：“看血，蹭着啊！”兴冲冲杀出重围。有人在一旁打着招呼：“秀花，又给三子买好酒菜了！”胖女人满脸油花花绽着笑：“他丫的就爱这一口儿，专爱吸溜脑子。”

买鸡头的人挤成一大团，吵吵着要壮汉降价，汉子抖着一身肥肉说：“哥们儿大老远从厂里拉来的，这份辛苦钱挣得不易，瞧，浑身炼出油来了。咱这是新鲜鸡头，爱买不买，要减价儿也得6点以后，愿等你就等。”

偏偏在这乱成一锅粥的当口，胡同里开进一辆什么医院的救护车来。车子贼声贼气鸣着喇叭，车顶上的那盏蓝光转向灯恐怖地飞旋着。可就是没人给它让路，人群照旧打疙瘩。

年轻司机见人们不搭理他，就从窗里伸出头来急赤白脸地嚷起来：

“让让哎，有急病人，死了人你们负责啊！”

没人听。照旧为鸡脑袋砍价儿。老娘们儿家家的，照样见了面热烈地凑一堆儿：“多大个儿的柿子，怎么卖？”

“一块五了，妈×的，贵死人。”

“除了破烂儿不涨价儿，任什么，一天一涨。”

司机急了，一嗓子大骂：

“别磨×蹭痒痒了，快丫走，里头有人要死了！没见这是

救护车呀？”

“你妈要死了是不是？破鸡巴救护车你吓唬谁？谁不知道你们丫的成天开空车转蓝灯儿？闹鬼呀。打开，要是没病人，嘿，我大嘴巴抽你丫的。”

这边一喊，又围了一大群人看热闹，敲锣边儿的大有人在。

“给他开开，让他看看快死的人什么模样儿，传染他。”

“怎么不开呀？保不准是艾滋病。”

“认个错儿算了，下回别使假招子蒙市了。这边儿，让个道儿给他。还不赶紧回家做饭去。”

“不能便宜了他。装什么孙子？找他们医院领导去，扣他一个月奖金。这年头就罚钱灵。”

“给他一大哄呗！”

报贩子又大叫：“江青自杀嘞哎，刚出锅的晚报，江青死了，还有五份儿啊。”

一阵大笑：“车里敢情是江青，快让让呗，老娘的专车。”

龟儿子哟！江青死了跟我什么关系？这条鬼胡同，让我挤了半小时！成都的自由市场从来没这么挤。上北京来图个什么？连条像样的鱼都没有。若不是冲“向导出版社”的名气绝不来。

沙新推着车子挤出来，上了大马路，总算凉快了点。风一吹，才觉出衣服水湿湿地贴在身上。真想扎江里去游个泳。不禁想起嘉陵江来，假期住在学校里，早晚游一趟。早晨的水凉到心里，晚上的水暖暖的，仰在江上望一天的星星，那日子。怎么北京连条河也没有？护城河像下水道。想着想着抬腿上

6 混在北京

车,却发现车把前的菜筐里西红柿正潺潺淌着红汁,让他想起刚才那些血淋淋的鸡头。汁子染红了前胎。那可是一块多一斤的呀,一个月工资能买几斤?全挤开花了。柿子上面的鱼腥汤子已经流进柿子微笑的口子里。“还没到家,一锅西红柿熬鱼先做好了。”沙新为这个发现笑出声来。忙支上车子去摆弄摆弄那一筐吃喝儿,却忘了这是在十字路口上,引来警察大骂:

“那个男的,小矬子儿,说你呢,弄西红柿的,聋了你?退白线后头去!啧,后头,什么叫后头?当是你们家呢,想停哪儿就停哪儿呀,找残废。”

“西红柿流汤了。”

“行了,瞧你老娘们儿样儿,再买一筐不得了。”

“马路槪子,”沙新暗骂着往白线后退。

“瞎了你?我的裙子哟!五百块一条呢,瞧你那德行,刮坏了赔得起吗,你?”后头有女人在骂。

沙新一回头,一个冷艳女人正用脚抵住后轱辘。“别退了,警察又不是你亲爹,还说什么是什么呢。”

谁他妈都可以训我!沙新一阵子窝火,大叫一声:“你他妈——”后半截儿立即咽了回去,因为他看到女人边上一个黑铁塔似的男人正搂着她的腰。

“绿了,上车呀!”壮汉冲沙新粗吼一声。

哦,绿灯。人们纷纷上车蹬起来。沙新忙不迭扭转身上车。车筐太沉,车把忽忽悠悠。一块五一斤的西红柿,两块五一斤的鱼,三毛一个的袋奶,杂七杂八一下子就花了三十块。这点东西能催下奶来不?娶这知识分子老婆干什么,会生孩子不会产奶。又是鱼汤又是药,才催出可怜巴巴的几滴黄汤,

催一滴要花二十块了。唉，抡力气活的女人就没这种麻烦，一对儿大沉奶子，喝凉水也长奶。沙新此时忘了，当年谈恋爱时就爱她那麻秆似的细腰，一走一阵风摆柳，好飘逸。现在顶希望老婆横吃横喝壮实起来，颤起大奶子来，让可爱的女儿也能吃上一口母乳。

其实营不营养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老婆没奶沙新多了一份苦差。起五更睡半夜喂奶是顶苦的活儿。小东西随时都会饿，你随时要起床到二十米远的厨房里去煮牛奶。喝不好吐了，重来，常常迷迷糊糊端着牛奶进了厨房，点上火眼睛就闭上了，奶潜出来全作废，再摇摇晃晃回去拿一袋来。小时候邻居家的孩子一哭一闹，当妈的就解开上衣突露出一只白奶往孩子嘴中一揉，孩子再也不哭了，嘴巴吮着奶汁，小手摩挲着妈妈的奶子，眼睛斜斜地死盯着一个谁也说不清的地方，吮着吮着就合上眼，叼着奶头呼呼大睡，真省事。现在可好，沙新喂孩子吃牛奶，女儿叼上奶嘴，手却本能地摩挲沙新的胸口，好可怜，一生下来就陷入欺骗和虚无中。现在的知识妇女全闹奶荒，越知识越没奶，说不上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江青死了，晚报嘞！”

又是卖报的。死就死了呗，当成什么大事嚷嚷，这年头谁关心这个？你要喊西红柿二毛一斤了，那才是新闻。不过沙新还是抬眼朝正义路那边看去，最高人民法院在那边。十几年前在那儿审判的“四人帮”，十几年后江青就自杀了。我怎么会长得离高法这么近？记得是上大学那会儿看的审判的实况转播。那时人们特关心政治，课都不上了，挤大教室里看。咦，不对了，前轱辘怎么这么沉，吭吭响？沙新跳下车，果然车